

# 父亲的毕业证书

■范江怀

情怀,甚至是一种信仰。

记得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印象中的父亲就是一个爱读书看报的老兵,在那个文雅生活匮乏的年代里,父亲给我们讲书报中的故事,丰富了我的童年,让我“看见”了更大更奇特的世界,萌发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志向和梦想。

我读中学时,父亲从来没有给我讲过关于读书的大道理,但只要我想买书订杂志,他总会从他用来养家糊口的工资中,默默地拿出一部分来支持我。我打起背包参军时,父亲把我高中的课本和复习资料捆好,让我带在身边,叮嘱我有机会一定要争取去读军校。正是这一摞课本和父亲的叮嘱,后来改变了我的命运。

在军旅生涯中,我有一段在军校当教员的经历。每当我从军校回老家探亲时,父亲会两眼发光地看着我,仔细端详我别在胸前的那枚军校校徽,给我讲他当年在原广西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时的美好回忆。

父亲是高中毕业后入伍的。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当兵不久便被连队送到原广西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深造。在紧张的剿匪作战中,在练兵备战、随时准备北上参加抗美援朝时,部队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和环境,让一帮青年官兵静下心来学习,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事

情。数月的在校学习生活,父亲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能,懂得了许多道理,养成了读书看报的好习惯,也格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毕业离开军政干部学校,父亲虽然没有完全明白部队这么重视办学的深刻道理,但他把这段学习经历视为一笔受益终身的财富。

父亲退休后,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探讨“一支农民的军队,为什么会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还热衷办学校?”即便是读书看报,也不忘对这个问题进行琢磨。说实在的,对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做过深入的思考。与父亲交流时,我会搬出毛泽东同志说过的那句话:“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终于有一天,我发现父亲对军校美好的记忆变成了一种情结,他脑海里储存了很多我都不知晓的“资料”,讲起我军办学的历史甚至到了如数家珍的境界:我军自建军之日起,就非常注重学习。既注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也注重在课堂上学习文化和革命理论。早在1927年11月底,毛泽东同志就在龙江书院创办了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教导队,亲自为学员讲授政治课,并提出了军事训练的具体要求……

父亲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军办学的传统是从红军时期就开始了。1937年1

月,“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同志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解放战争时期,各大军区相继组建军政大学、干部学校、军政大学分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后勤学院、军事工程学院等相继建立,为我军培养了大批能文能武的优秀指挥员,在我军发展建设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熟悉的父亲变得“陌生”了。直到他走到生命的尽头,我才明白了他在追寻的一个道理:学习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能改变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改变一个国家的未来。我军为什么能够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拥有坚定的信仰、不变的军魂、严格的纪律、不怕死的精神当然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始终保持善于学习的韧劲。我军在成长壮大的过程中,用一次次实践证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学习力与战斗力紧密相连。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面对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学习永远是使自己变得强大、赢得未来的法宝。

读懂父亲,或许是从这张毕业证书开始的。这张毕业证书,承载了一个战士的信仰,或许也讲述了一支军队的制胜密码。

姥爷凭着在部队的锻炼,再加上上过记账,又是党员,就担任了县里棉花站的站长。然而那几年,我父亲家境一般,两家虽是对门,却只有院里的枣树是一样高。父亲高中毕业后也参军入伍了。父亲与母亲是自由恋爱。也许是因为军人情结,姥爷也看中了这个一穷二白的“兵姥爷”,让父亲与母亲结下了这“门当户对”的姻缘。后来,他们结婚时,两家的回赠礼正是两筐红枣。

20世纪80年代,家乡农田是大块的盐碱地。地里的庄稼稀稀拉拉,只有棉花收成不错。没过几年,棉花种得多了,大片土地失肥,田地更加贫瘠。村里人家最多的粮食就是枣了。有一年,村里的年轻人响应号召,挖沟通河。姥爷没有和家里商量,就拿着铁锹加入挖河队伍。“腿脚都不利索,凑这个热闹干啥……”面对姥姥的唠叨,姥

像它一样,把根扎在大地的  
奋力地生长  
只为遮住一轮烈日  
留住一片清凉  
像它一样,把红丝带的惦念  
送到战士的心里  
即使千山万水  
风会脱口而出:这就是希望  
像那个  
伸出手的孩童一样  
摸一摸“夫妻树”的枝干  
便有了,长大的方向  
陈 赫配文

## 家庭秀

### 定格

多年前,在新疆军区某边防连的家属楼前,老兵惠伟平与妻子种下了两棵沙枣树。此后,不少来队探亲的家属都会为戍边的家人在树上系上象征平安的红色丝带。这两棵沙枣树也被官兵亲切地称为“夫妻树”。图为“夫妻树”旁二级上士罗勃与家人在一起。

马植秋摄

不在一起,对爱的表达就会显得生疏。这短短十几天的二人世界,两人都有些小心翼翼,尽可能地给予彼此温暖。

“处长,嫂子对您真好。”  
“嗨,接下来这段日子我得天天吃‘草’喽。”老郑笑了笑,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我知道,浑身充满幸福力量的老郑即将火力全开地投入工作中。他对我们的“高压”回来了,我们的“好日子”也到头了。但我并不觉得懊恼,这才是那个我们熟悉的老郑,那个能带着我们打仗的老郑。

工作起来像头牛,一年到头没几个心思放在家里,就是这样的老郑,被一个女人深深地爱着。她不能常伴爱人身边,便在短暂的团聚中,用爱烹饪出最合他胃口的美味。

“想什么呢,快走。”老郑催促道。我紧走几步跟上他。现在再看老郑,我不只看到了一个尽职尽责的军人形象,更看到了一个不善表达却情深义重的男人。老郑啊,幸运的老郑。



姜 晨绘

## 老郑的变化

■陈 萌

迅速膨胀,索性抓起书和笔记本,走向老郑办公室。

“处长,我来给您还书。”  
“读完了?”  
“读完了,还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我铁了心,要把老郑的变化之谜解开。

老郑来了兴致:“来,坐,聊会儿。”我们从书内容、个人感悟展开来,讲了很多。谈到兴起,我差点忘记自己最初的目的。午饭号声响起,老郑看看表,说:“走,食堂。”我提议:“周末换换口味,咱们去附近面馆吃油泼面。”老郑却连连摆手:“不去不去,前段时间天天吃面。再说了,哪面也没你嫂子做的好吃。”

“嫂子来了?”我顺着话往下问。  
老郑抓起外套,示意我一起走,“刚回去。她来了15天,我胖了得有15斤。”

“这么夸张啊?”我紧跟老郑走出办公室。  
“可不是,油泼面、臊子面、蘸水面、羊肉面片,几种面来回换。关键是,每样都做得色香味俱全,我这个爱吃面的肚子,毫无招架之力。”

原来,老郑这段时间的变化是因为家里有了嫂子在。

“她天天不亮就非要起来给我做早饭,我也不好撇下她自己去跑步。今天跑了15公里,给我累坏了。后面这段时间啊,要好好锻炼减重喽。”

“这多费劲啊,吃的时候拒绝不就行了。”我不以为然。

老郑突然站住了,转过脸来对我,表情变得很认真:“3年来,你嫂子只有

情到深处

## 情到深处

老郑是单位同一职级里最年轻的干部,对自己要求也极其严格。一年四季,寒来暑往,清晨5点沿着黄河开跑10公里,是他开启一天工作、生活的特定方式。有一次,我们一起工作到很晚,第二天一早依然能看到老郑跑步后的微信动态。此种坚持不懈的自律也影响着老郑的工作作风。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攻克了很多工作难题。

然而,勤奋的老郑最近有些不同寻常。首先是他的朋友圈。这段日子,我们看不到他的跑步动态了。其次,老郑以前总是熄灯号吹响前,才手不释卷地离开办公室。老郑爱读书。经年累月的坚持,让老郑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对此,我们钦佩不已。可这段时间,下班后,老郑早早就回去了,第二天早饭后才到办公室。此外,老郑的变化还体现在他的体型上,老郑略微有些胖了。

我和几个战友都猜不出老郑这是怎么了。在我们看来,老郑对工作细、对部下严、对自己狠,他的变化只是暂时的。

果然不然,周末上午,一条熟悉的跑步动态从我指尖划了过去,是老郑。他又变了,从过去的10公里长跑变成了15公里长跑。那天,当我走进办公室时,值班的参谋小杨冲我挤挤眼睛。老郑早就来了。

我坐在办公桌前,看到之前向老郑借的一本有关战略学的书,心中的疑问

## 常忆故园枣

■商洪杰

## 那年那时

枣树在北方是很常见的树种,不惧贫瘠,生命力旺盛。

在我老家院子里也有一棵枣树。它树干粗壮,枝叶散开足有七八米,遮住了大半个院子。听母亲讲,这棵枣树和姥爷同岁,是一棵从山里创栽的野枣树,比一般的枣树生命力更强。后来,姥爷参军入伍,留下枣树固土守家,家里人将它当做姥爷的“本命树”。那些年,全家人也是靠着这棵枣树熬过了灾荒。

这棵枣树下有几块石磨,是母亲怀我的时候,姥爷专门从老磨坊扛回来的。在农村,锄头一耨,有个遮蔽和坐的地方就可以谈天说地。姥爷常说:“有人气,接地气,以后出生的孩子才有筋骨,咱们家又要出一个好兵坯子啦。”

“捡枣咧!”记事起,每当秋风吹得枣树沙沙作响,我都会在姥爷的吆喝声中,在院子里捡掉落的红枣。

姥爷是个老兵。小时候,我最喜欢听他讲当兵打仗的故事。在枣树下、石磨上,一老一小,姥爷抽一口旱烟,我就递上一杯浓茶。当兵,是姥爷每次谈起就停不下来的话题:“我们二十几人在山沟沟里一待就是半个月;大炮用不上,地形不熟悉,我们就把炮拆开上山,几百斤的炮弹筒架,一个排抬着满山跑;每次开炮,弹从天降,敌人在林子里到处搜索,也没有找到我们……”

在一次战斗中,姥爷的腿受了重伤,康复后行动不便,只好退伍返乡。回到家中,枣树依旧挺拔如初。他时常抚摸粗糙的树皮,拍拍粗壮的树干,抬头望向弯曲交错的老枝。红似玛瑙,绿如翡翠,半红半绿如画似漆的果实,在他眼中滚动着霞光异彩。

姥爷凭着在部队的锻炼,再加上上过记账,又是党员,就担任了县里棉花站的站长。然而那几年,我父亲家境一般,两家虽是对门,却只有院里的枣树是一样高。父亲高中毕业后也参军入伍了。父亲与母亲是自由恋爱。也许是因为军人情结,姥爷也看中了这个一穷二白的“兵姥爷”,让父亲与母亲结下了这“门当户对”的姻缘。后来,他们结婚时,两家的回赠礼正是两筐红枣。

20世纪80年代,家乡农田是大块的盐碱地。地里的庄稼稀稀拉拉,只有棉花收成不错。没过几年,棉花种得多了,大片土地失肥,田地更加贫瘠。村里人家最多的粮食就是枣了。有一年,村里的年轻人响应号召,挖沟通河。姥爷没有和家里商量,就拿着铁锹加入挖河队伍。“腿脚都不利索,凑这个热闹干啥……”面对姥姥的唠叨,姥

那些年,我们全家与枣结缘,姥爷在我心中更像是扎根在家乡土地上的一棵枣树。在姥爷的影响下,我也成了一名军人。睹物思人,每当看到院中依旧繁茂的枣树和地上冒出的小树苗,我的眼前都会浮现昔日我们一老一小在树下吃枣品茶的温馨场景,仿佛他未曾老去,也未曾离去。

## “雏鹰”展翅

■马汉茗

看到信后,妈妈日夜担心,常给我打电话。

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妈妈的肺部查出有一个小结节,正在医院做手术。术后,虽然病理检测结果显示虚惊一场,但妈妈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为了不影响我训练,她选择瞒着我。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我已经快军校毕业。近4年的军校生涯,让我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名军人,不仅综合素质得到很大提高,而且性格开朗,与战友相处融洽。妈妈看到我的“四有”学员喜报,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前些日子,我给妈妈打电话时告诉她,毕业后我可能分配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妈妈听了不仅没有伤心,反倒劝我不要担心她,放心去工作。她说:从把我送进部队的那一天起,她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好男儿志在四方,作为一名军人,就是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妈妈在电话里还送给了我8个字:“雏鹰”长大,展翅远航!

## 春天里

■文 明

儿子不像以往那样活泼,在一旁呆呆地看着。去车站的路上,我想亲亲他,他却将脸偏向另一边,一句话也不说。

“爸爸,不走!”当我们到达火车站时,我正准备下车,儿子突然说话了,张开小手想让我抱。我将他紧紧抱在怀里,内心满是不舍。火车站附近车不能停太久,儿子却紧紧抱住我。“让爸爸下去给你买东西。”妻子在一旁对儿子说,他这才将我放开。

“跟爸爸拜拜。”妻子对儿子说。  
“爸爸,拜拜。”与刚才不同的是,这次他居然挥舞着小手与我告别。

目送妻子和儿子离开后,我还是没忍住,流下了泪水。父子连心,我想我的军娃也一定理解我,要不然在最后他怎么会要拥抱我?

“告诉孩子,因为有他,爸爸的世界里都是春天。”列车一路西进,我给妻子发了这条信息。

## 迷彩军娃

我所在部队的营区不远处,是绵延的雪山和草原。自从儿子出生后,我心里就多了一份牵挂。听说他学会走路了,开始说话了,我心情都无比激动,眼前的“漫天雪花”仿佛南方老家的“草长莺飞”。

这个春天,我在家休假,和他形影不离。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要跟着我。只要见不到我,他就会大喊:“爸爸,爸爸!”

有一天,我带他去打预防针。当他听到医院里孩子的哭声时,便拽着我往外走。我说:“你是小军娃,要勇敢。”儿子好像听懂了,打针时没有哭,到家后还告诉我外公“一点儿都不疼”。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一个多月的相处让我们彼此不舍。我收拾行李时,